

雪漫柴河 (外一首)

白涛

我知道,今夜
云
将从一轮弯月的沙漏中
翩翩而下
化作漫天大雪
靠江屯未及翻身
伸一个懒腰
山岩上的斑斓画卷
与远处绰尔河浑阔的湾流
一披上了白银
今晚的柴河,气温零下27

我不敢相信。转身时刻
气象竟如此变幻万千
纵横捭阖的山崖
崖上站立着的红枫
绰尔河,蓝天般的流水
被弯月倾泻的层层雪花
深情掩埋

今晚,柴河
大雪,气温零下27
再不会有人去打扰
我千里之外的故乡
正做着个外安守好梦
我看见,在漫漫飞雪的后面
祖国,北方
壮美的山河
正一片片由绿而黄
由黄而红。我知道
那秋天浓烈的油彩
明年就要到来

此刻,我梦见了最后一句
诗。转过身来
却忘了在梦里

月亮小镇

白桦树零落的叶子
仿佛落地后又重新飞上枝头
三三两两的影子,如即将
消失在林中的旅人
我在一枝横出的落叶松前
停下,看针叶的茸毛在轻风中
三三两两滑落,林中小径
已是一片浅浅的金黄

两只鸬鹚鸟,灰蓝色的身影
在和我捉迷藏
和它们一比,我立刻变得
愚蠢而笨拙

下山,下山
去月亮小镇
我心兴奋着,偏又遇上了
这秋雨的喋喋不休

在午夜阳台
我看见月亮的边上
落满了红的栎树黄的白桦
靛蓝的绰尔河在闪光
月亮,弯弯的影子
与绰尔河湾与柴河小镇
叠成了一个形状
银子般的柔情
就这样照着山林大地
照着着我的科尔沁故乡

柴河之夜云影重重
月亮和我的秘密都留在了小镇上

一半想你,一半忘记

朱光兴

一半在想你
一半要忘记
这就要与爱的距离

恨不该是结局
毕竟在深爱里挣扎
争取真心去爱一个人
或许就是在这不近不远的地方,来又去

喧嚣会让你世界变得热闹
也一定是它会把许多的许多慢慢吞噬掉
想拉住你
你却孤注一掷地跳了下去

写一首诗送你吧
诗向里有一切
有你想要的
也有你不屑的

可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
都是最美和最真的

草原生灵笔记

艾平

此时,窗外的大雪群鸟般翩然,亦如钢刃般凛冽。书桌上有一杯热茶,可端茶的手已经冻僵,我就这样在呼伦贝尔久居。
我和好多时刻准备孔雀东南飞的呼伦贝尔人不一样。我曾经有过几次离开这片寒冷土地的机会,但都几经犹豫选择了留下。究其原因,除了自己心性懦弱,惧怕名利场中的你争我夺,就是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止于舌尖上的鲜美,不止于风景的辽阔,不止于空气的洁净,总之不是用“故乡情”三个字可以了得的。

呼伦贝尔天地浑然,流水不腐,大野芳菲,万物亘古。树木与花草,飞禽与走兽,也包括学会了使用文字和机器的人们,皆如吮吸母乳的孩子,无不依偎着这里原初的生态繁衍生息。这里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具有很深刻的启迪价值,让我懂得了人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主人。土地给了人和其他生灵相同的恩赐,大自然让万物生命以互补的方式构成生物链,从而庇护所有物种生生不息。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某个物种的消亡事实上意味着全部物种的消亡。在呼伦贝尔人的心中,大自然就是必须敬畏的长生天。逐水草而游牧者,岂能竭泽而渔?牧民不开垦原初的草地,猎民不扼杀怀孕的动物,这里良好的生态告诉了世界,什么是质朴而又先进的文明。

生我养我的呼伦贝尔是天人合一的地方。

近年来,我在草原和森林中行走,寻找那些远去的人,寻找那些远去的故事,也寻找那些本该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动物。那远去的人,能够站在天地之间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秘密;那些远去的故事,是我竟这乐此不疲,在故乡

万类生灵同生死共命运的诗篇;那些远去的动物需要我用文字为它们唤回往昔的家园。

我看见,一只高大的驼鹿在人类的豪情中,瞬间化为刀俎;我看见,一只戴着红领巾的小袍子,箭镞一般遁入丛林,回眸之际是惊恐万状的眼神;我看见,四只黑嘴松鸡在林地中引吭高歌,直到漫天的星星被朝霞淹没,也没呼唤来应得的爱;我看见,一群黄羊从草原荒火里逃出,却无法越过高高的铁丝网,于是它们中的男儿,就把自己的身躯挂在铁丝网上,让怀孕的母黄羊踏着它们的脊背通过,只为保留下生命的种子;我看见一匹骏马,在暴风雨中岔开四蹄,用身躯保护摔倒的主人;我看见四只毛皮褴褛的丹顶鹤,绝望地立在大兴安岭的雪中,最终竟然起死回生,神话一般回到了它们位于俄罗斯兴安斯基的家园;我看见,额尔古纳河畔的一只红狐狸跟在护林人的后面,在雪地上留下战战兢兢的脚印。在这片土地上,有把最后一枚雁蛋孵化成雏鸟的母亲,有用马头琴呼唤喜鹊的阿妈,有用一壶白酒灌入鹿鹿耳洞使之忘却恐惧的老猎人。有一位阿爸坐在马鞍上挥舞着手里的套马杆,那样子就像神仙下凡,八百匹马的马群,立刻红云一般在草原上飘起;一位老牧人每当夏天都要到高山上去仰望苍天,为的是看看他年轻时遇到的那只鹰。我也曾一次次问自己,你所作的表达,可有三五知音?在钢铁水泥肆虐的年代,还有多少心灵眷恋诗意的滋养?一本不肯俯就的小书出版了,是不是会为自己带来新一轮的孤独?明知仅仅是巨鸟翅上可有可无的一根小羽毛,也洋溢着直上九霄的激情,明知不过为茫茫草原的一株无名草,也满心一碧千里的梦想,这,或许就是我的文学。

我竟这乐此不疲,在故乡

国门畅想

王晓平

家有家门,国有国门。家门只需一把锁或安装一个防盗门便可高枕无忧,而国门则不然,她不仅需要无数甘于奉献的戍边人铸成铜墙铁壁,更需要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守好国门,国人才能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和天伦之乐。

国门,在每一个游人眼里,是一道新奇而又独特的风景。她没有名山大川的秀美和俊俏,也没有历史遗迹的深邃与厚重,她给人带来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国门情结,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笔者有幸多次置身满洲里、二连国门,深入边防连队哨所慰问,所见所闻无不激起心灵的震撼。

国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也是一道庄严、神圣而又神秘的风景区,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真正有所感悟。要说气派、伟岸,莫过于满洲里国门。如今的国门已历经五代变迁,彰显出大国的威严和气象。满洲里新国门是目前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国门高43.7米、宽46.6米,乳白色的门体上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鲜红醒目的大字,上方悬挂的国徽耀眼光芒。望着眼前的景象,我蓦然想起了“国度、边境、警戒”等一连串严肃的字眼儿,真切地感受到领土的概念。

界碑是国境线上的特有标志物。记得第一次到二连国门参观时,驻军首长破例让我们穿越国门,来到中蒙边境357号界碑前合影。这座建于1963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界碑,如今已不多见。出于好奇,我们几个试图探头将界碑背面图案看个究竟,却被身边执勤的武警战士礼貌地阻止了。是啊!这真可谓“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只有半步都意味着越境、叛国。纵然中国领土之大,但在这里却实实在在走到了最边缘。

国门既是凝固的建筑,更是一幅流动的风景。额尔古纳河是中俄边境上的一条界河,黑山头是国家一类口岸。夏日来到黑山头,徜徉在波光如镜的界河上可

的土地上经年累月地游走。我的日子常常怅然若失,也常常渐入佳境。但是我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这片绿色净土的最后一个守望者,很多人就在我身旁,是那些身上沾满泥土的自然之子,是那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有识之士,让我感到希望,我便不会在世事跌宕中改变初心。

曾经的训练让我认为,人物理应是文学的主人公,即使你举万事于笔端,也还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动物们来了,悄然成了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形象。这是我在写草原人和森林人时的意外收获,却有力地冲击了我的文学观念。或许在我们的写作中,人和自然的位置有点不那么恰当,人已成了大千世界的中心。难道森林、荒野、星空、百草以及走兽飞禽,只是我们身边的陪衬吗?难道它们不曾影响乃至改变了我们吗?难道它们没有自身的领土诉求和文明习性吗?难道它们没有温情和诗意的内心活动吗?从1983年阅读齐奥诺的《人世之歌》到现在,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文学可能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对世界的发现还远远不够。然而,由于草原生灵的奥秘博大精深,我只能用个人的眼光记录它们的踪影,并以一个呼伦贝尔人的情怀尊重着它们。

我觉得一个散文家,面对不同的题材,要拥有不同的表达技术,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便做了一些小小的试验,所以我的散文表达方式常常是大相径庭的。我试图留下那些草原动物的形象,并记忆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高贵的精神品格,希望它们既有故事也有诗意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游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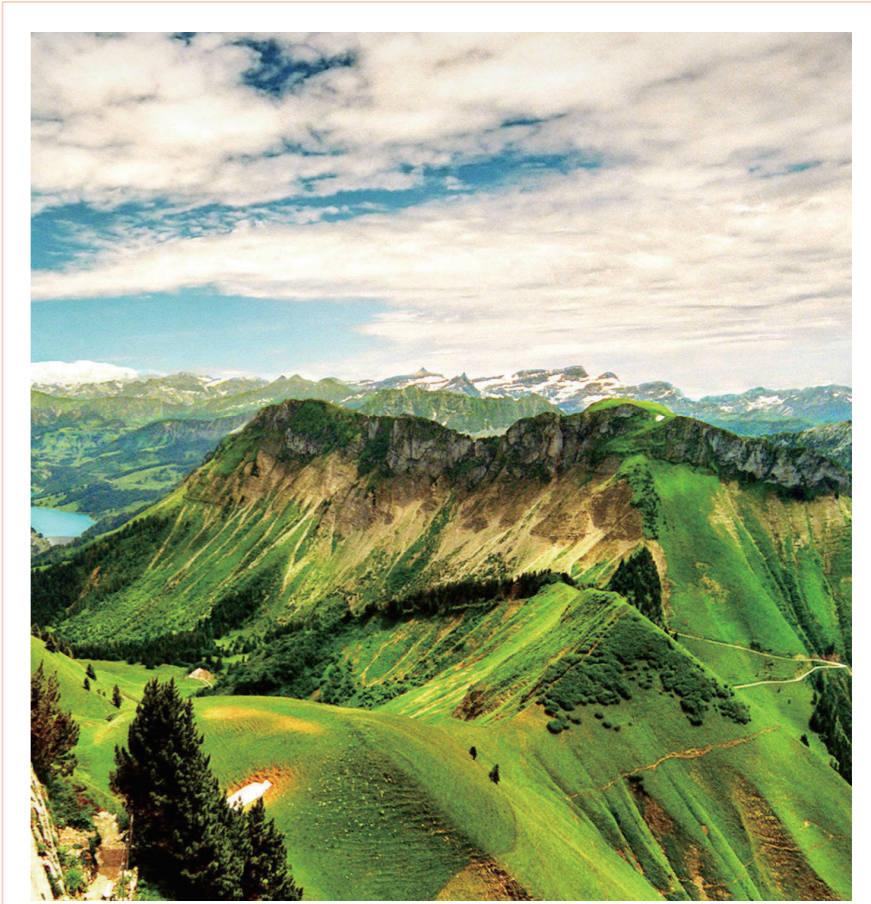
人本质上是喜欢清闲生活的。所谓“清闲”,就是在为稻粱奔波的同时,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喝酒、聊天、旅游、吹牛的时间。适度的清闲可以使人变得性情飞扬。

认真想来,一个人要活得惬意,光有生理上的清闲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有心灵的清闲。所谓心灵的清闲,就是放下得失,看轻进退,让心灵处于一种闲适、宁静、无牵无挂、自由行进的状态中,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飘洒自如。

心灵清闲,意义非凡。一是能让人自省,使我们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二是使我们的灵魂放松,不经意间激发出潜能与创造性。

有人说:一个人要心灵清闲,先要生活充裕。我看未必。人活在世上,必须有基本的物质支撑,这是肯定的。但心灵清闲跟财富多少并不可以画等号。有的人赚钱不多,工作很忙,但他能够让心灵适度放松;有的人腰缠万贯,整天闲得数手指头,却总是绷着一根患得患失的神经。心灵清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心灵的调控能力,一种不在乎一时成败的大大咧咧。

想要心灵清闲,先得控制功利心。功利心这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住了别墅还想庄园,坐了名车还希望拥有私人飞机,我



云罩下的峻岭

许双福 摄

春初澄碧天目湖

王诵诗

初春,溧阳天目湖并不热闹,游人并不多,登上一艘偌大的游船,二百多个座位,只坐了二三十个人,也不嘈杂,静候开船,我认为这样恰好。

满湖的春色,在静静的湖面上铺开,微风抖动澄碧的湖面,皱起粼粼波纹。突然,游船划过,不像划在水里,倒像划在绿绸上,游船的后面,绿绸子飘飘呀飘,阳光镀上了金边,就像一首轻音乐,优美的旋律,在人们的心里流淌着,一波一波,汪汪的绿,滋润着全身,无比的舒坦。这就是初春的天目湖呀,游人如织的夏天,还会有这样的韵味吗?我不坐在船舱里,信步来到船后的露台上,扶着栏杆,定定地看着碧绿的湖水。湖水暗绿,显然很深,到底有多深,不知道。偶尔有几只水鸟从湖面上掠过,惊得湖里的游鱼打着几个水花,沉到水底躲起来。

天目湖的周边,是一些矮小的山丘,据说是浙江天目山的余脉,因此得名。游船行驶了二十多分钟,在一处码头停泊,沿着上山的木栈道,一处景点,都有卖小商品的,是人为打造的,掺杂着商业性质,我并不感兴趣。山上都是些不知名的杂树,枝干粗糙黝黑,在这些初春的天气里,还没绽放着绿意,杂树之间,时而旁逸斜出几根细小的枝条,虽然没有周围杂树那样的粗壮,但开着一朵朵小白花,也不知是什么花,亮丽一片,给小山增色不少。

走着走着,来到一处都是竹林的小山,那竹子都有小碗口粗细,一律挺拔

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宁静、平和的时刻。只有给物质的追逐划一根底线,达到某个程度立即按停止键,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清闲下来。

东晋宰相谢安的故事很能给人以启发。一日,谢安与人对弈,忽接到其子前方的战报,展读完毕,若无其事继续下棋。对弈者不解,惊问其故,谢安答: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的从容、无所谓绝不是装出来的。他出身于名门世家,其父谢安,官至太常,然而,谢安不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年轻时多次拒绝官府征召,隐居于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成天与王羲之、许询等一帮朋友游山玩水,中年不得不做官,却对进退不怎么上心,凭着性情做事,宽厚为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对小儿辈打的一个胜仗喜形于色呢?

心灵清闲还要与内心的乐观精神相向而行。人一乐观,对世事有个正向的估价,你的心就不会太累。如果天一下雨,你就担心发洪水,别人不小心在你门前丢张纸条,你就担心强盗在做标志,哪怕空闲时间再多,你的心也很静下来。

心灵清闲的深处关系着一个人的格局。

